

潮汐投影



甄供著

潮汐投影

甄供著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 (14)



潮汐投影 (杂文集)

甄洪著

封面／扉页题字：余君明

出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Tel: 03-2745388

打字：中美电脑打字中心

DELUXE COMPUTER TYPESETTING CENTRE
No. 149C, 3rd. Floor,
Wisma Kwong Siew,
Jalan Tun H. S. Lee,
50000 Kuala Lumpur.
Tel: 03-23256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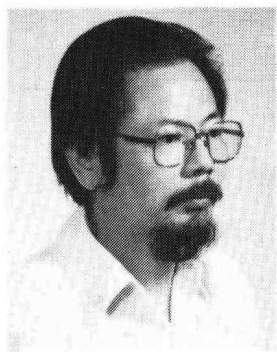
印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69211

版次：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M\$8.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甄供 另署纪铮、逸韵、但是、司徒瓦等。原名曾任道。他擅长杂文写作，其作品内蕴丰富深刻，手法新颖多变，被誉为是“杂文荒的年代”里的“真正的杂文”。除此之外，他还从事散文创作、文艺评论及文学研究等。他的作品《文艺界的鴉雀们》曾荣获1972年度马大华文学会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优秀奖。

他曾主编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文艺春秋》长达14年（从1975年10月创刊至1989年5月止），在他的主持和努力推动下，该刊深受马星文学界欢迎，被认为是内容具有水准和形式新颖的大马华文文艺副刊。

1986年开始，他成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先后担任该会《写作人》季刊主编及其他出版物的编辑工作。现任该会出版主任，《写作人》主编，董总《中学生》编辑主任。

“潮汐投影”是我在报刊写专栏时用过的一个栏名，而收录在这集子里面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这个专栏里的产物，因此移来作为书名，大约也是适宜的把？

这批杂文创作的年代，是从1986年至1988年初为止。那时，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冲击着我国，影响所及的是市面不景，店倒厂闭，许许多多人的饭碗或在跳的士哥，或被砸得粉碎；这里那里，都是一派萧索气象。派生出来的是，人心浮动，社会出现种种不安宁的状况，如绑架、奸杀、自杀、青少年失踪等；华社政治、经济的倾斜与疲沓，极端种族主义的猖獗，四处择人而噬；异端邪说横行，迷信风气弥漫了社会某些角落；……。当这种种出轨的社会现象涌现于人间之际，其声势就宛若潮汐的拍岸，溅向人心的，尽是一片愁和怨。

幸乎不幸乎，那时我也是被这“潮汐”冲击的其中一个，迨至1987年10月，饭碗就缺了一大半，常常要为生计而烦恼。然而当时我想，做为一个杂文作者，就需要有严肃的态度和精神，敢於逼视现实，敢於剖析和绘描，所以在写《出轨之类》的时候，就略微透露我这种执着，或许这也可以作为这本杂文集的成因和创作的过程吧：

“这一切不都是令人震撼的出轨现象吗？是的。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固然是渐序而进，但有时却似浩漫无际的潮汐，波涛起伏，气势磅礴。只有敢於逼视的人，才有审视、剖析的魄力，让笔挟秋霜，为这投影立照，以警策今人和后人。”

回顾过去，我不知道自己能把握到有几分之几？

除了上述之外，本书对于有关马华文学的横向和纵向发展，以及当时颇为难能可贵的友族作家如奥斯曼·阿旺、PAK SAKO或艺人等的嘉言懿行，都有给予反映。

书末附录中国作家钦鸿先生和邵德怀先生评论拙作的论文，藉此表达我的谢意，因为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神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的论评，可以作为读者阅读本书时的参考。

(1992年5月18日)

i

目 次

自序	／甄供
一道虹影.....	1
文学前景略议.....	3
爆竹声里.....	5
平安夜的平安与不平安.....	7
兔年话兔.....	9
春节谈狮艺.....	11
出轨之类.....	13
文学交流似散文.....	15
打小人！.....	17
他是墙头的牵牛花	
——华团问题琐谈之一.....	19
和尚打伞	
——华团问题琐谈之二.....	21
文学的纵向奔流.....	23
“我爱梅艳芳”？！.....	25
到班门去！.....	27
从“丢那妈”谈到逐臭.....	29

匪心·匪笔.....	31
人的变形略议.....	33
丽莎.....	35
脚.....	37
摩娜·芬蒂小识.....	39
开采生活矿藏的人.....	41
倾斜谈微.....	43
妾态可掬.....	45
鼠	
——“里昂屠夫”现形略记.....	47
爱河·奈河.....	49
郭鹤尧的“失踪”及其他.....	51
且说青少年“失踪”事.....	53
“多馀”琐话.....	56
鬼道.....	58
笑面夜叉.....	60
中元话鬼.....	62
文明的负面.....	64
道是有情却无情.....	66
你是火，你是照妖镜	
——献给奥斯曼·阿旺.....	68
读PAK SAKO.....	70
该阉者为谁？.....	72
想起戚继光.....	74

拙与弱.....	76
医愚补遗.....	78
漫话官和管.....	80
说梦与“托梦”.....	82
我是龙！	
——龙年龙的话.....	84
从《醉拳》谈到醉.....	86
逐象有怀.....	88
林明山上驰想.....	90
888·889.....	92
闲话“百变梅艳芳”之类.....	94
$1 \div 1 = ?$	96
大小·少数·多数.....	98
当发现天才之际.....	100
脚和抽后脚.....	102
他在八小时之外.....	104
附录	
论甄供杂文的艺术特色 (中国)钦鸿.....	107
当代警世篇 (中国)邵德怀.....	119
——评甄供的散文	

一道虹影

最近，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组团访问我国，并与大马作协就彼此关心的文艺课题坦诚地交换意见，这对于促进两国的文运，必然会起着积极的影响。

我以为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能源、电讯及邮政部政务次长王天庆先生在欢迎新协宴会上发表的有关马华文学的演说，是令人瞩目的事。据我所知，在华族部长级的代议士之中，能像王次长那样地深入地议及马华文学问题的，似乎还没有。虽然王次长对马华文学所持的观点，未必为大马全体华裔作家所认同，但是，在他的演词里，说明他对马华文学作品有所涉猎，对马华文学现象有过审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二、新华文学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已有复苏的迹象，譬如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和晚报，近来纷纷创设文艺副刊，定期的文学杂志如《热带文艺》、《赤道风》和《海峡诗刊》的问世，都可以说明新华文学具有坚韧的生命力。

三、马新两地，因为国情的迥异，促使两地的华文文艺

分道而驰，出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这虽然是一种“不幸”，但从文学的发展来看，未始不是一种“有幸”。

四、新协与大马作协的聚晤和座谈会，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使我们认识了彼此不同的文学特征。我想，通过认识瞭解，交流创作经验和文运推动的心得，无异为马新两地文艺工作者上了宝贵的一课，为今后繁荣文艺创作、文艺推动方面提供了种种借鉴。

新加坡作协访问团莅马，虽然来去匆匆，但却为文坛留下一道虹影，像星柔长堤似的维系着两地的联系。

(1986年12月2日清晨)

文学前景略议

黄循营副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在为大马华人文化协会主办的书画展主持闭幕仪式及颁发第七届文学奖典礼上发表演词，呼吁各华文报章增闢文学园地，提高稿酬，有系统的介绍我国作家的作品，以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

这话是不错的，至少他的这回谈话，比起过去他的论艺谈文，水准有了某种程度的提高，这是可喜的现象。

如果黄副部长说的话都能逐一付诸实践，马华文学就一定能迅速发展吗？

我看未必。

园地、稿酬、介绍等等。虽然是马华文学发展的必备条件，但却不是起着决定性的条件。那么，什么才是决定性的条件呢？我以为有下列两点：—1.文艺作家必须积极地调动其主观能动性，面向生活，并对之进行深刻地思索，以求得作品题材和表现的艺术形成，要在每一个时期创造出一批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主题的文学作品来，以满足读者的审美要求；2.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文学总是观看社会的一口

窗，是时代足迹的另一种留痕，你看曹雪芹的《红楼梦》，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传》，鲁迅的《阿Q正传》，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这方面的例证。脱离社会实际，违背时代精神，潜心於低吟浅唱，沉溺於有病乱嚷，无病呻吟，这固然可使某些人出头和出名，但这却是文学的大倒退。

不幸，目前正有这种情况。

我国华文文艺副刊和杂志，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除了一些仍然保持着生活气息的园地之外，大部份已沦为滥调、低级情绪发泄的场所。单以杂文小品而论，各报章不是开闢了许多专栏吗？从这里可以感到社会气候的变化，时代脉搏跳动和美的慰藉的，还是一个少数。其余的不过是个人的起居注，或咒天骂地，或耍嘴皮，如此等等。

马华文学要发展，就必须走出所谓内心和自我的隘口，跳出空幻感，把脚跟立於现实之中，勇於思索生活，这样，笔端所向，才能与时代步履节拍协调。

文学的前景，取决于文学对国家和人民关心的程度。

(1986年12月30日)

爆竹声里

真的是“爆竹一声除旧”么？托福解禁令，让人们有燃放爆竹的自由，於是街头巷尾、走廊梯口，不时就有爆竹声响，算是给这个节日添增些热闹，涂抹了些春意。

在这些此起彼落的爆竹声中，予人是一片喧哗，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一到晚上，仰望夜空，那耀眼的火花，就使人联想起古代诗人所描绘的情景：“纷纷灿烂如星陨，不愁零落向东风。”

现在是廿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经济不景，市场萧条，店倒厂闭，许多人的饭碗在跳舞或被砸碎，再加上合作社风暴馀绪未了，谁敢拍胸膛说“不愁”呢？你看：林明矿工三餐难续，年关一过，罢工就要成为不争的事实了；槟州华人大会堂以及其他社团，在不景气的吹刮下，收入顿减，捐款又少，各类活动将会减少或停顿；东东响，东东响，鼓锣喧天，醒狮跃步，还是踏不破市场的冷清和萧索；红包在缩水，银行里的新钞引不起人们的青睐；……。

如何是好？迎面而来和灌耳欲聋的还是“恭喜发财”，

这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没心呢，还是习俗的使然，遂饰之而成为一种欢颜，任谁都不会加以思索的。“恭喜发财”，谁曰不宜呢？何况现在正是缺财的时候，但是要非常小心，有时变成替别人发财，叠高他人的财禄，撑高他人的名位，而他自己和他的族群，还不是不名一文、孑然一身么？虽然金宝某些市民靠赌生财，过了一个肥年，这是报章着意渲染的事。但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并不能死盯着三个字或四个字上面，啃着梦幻度日。

在这震天动地的爆竹声中，迎来一个秋天里的春天，那“恭喜发财”、“招财进宝”的歌声，未必能使人们心胸开朗起来，正是喜上眉梢，愁窠心端。或人以为一例裂咀傻笑，算是圆通自在。但我以为，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只有正确对待哀和乐，才能算是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1987年1月2日)

平安夜的平安与不平安

岁暮年残，在这新旧交替的当儿，聚而欢庆，迎新除旧，瞻望未来，这原是一樁美事，也是一种正常心态的表露。可是，今年元旦前夕的平安夜，并不是人人都可享有的，譬如英国、西德、意大利等国，就发生了暴力事件，不少人或伤或死；菲律宾人民以燃烧爆竹和开枪方式来庆贺新岁，结果是十三人死亡，近一千五百人受伤；我国隆市和槟岛警方却吸取往年的经验教训，一面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一面大力取缔亡命骑士，遂使那些想在平安夜制造事端的狂欢者无计可逞，这样我们才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平安夜可以渡过。

看中外古今那些以狂欢方式来迎新岁送残年的人们，或以死亡赛车来宣泄，或把爆竹掷在别人身上、身旁以取得个己的欢乐，这固然是一种旧风俗因袭的必然，也是一种道德水平和心态的体现。他们一面制造个己的欢乐，一面又制造别人的灾难，把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究实地说，这些人正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何尝知道时间的宝贵呢？至於那些循规蹈矩之徒，只知聚集在一起，聆听

新年步履声响，便举手欢呼，或合掌祷告，这样的人会知道时间的宝贵吗？我看就未必，因为时光就在他们的指缝间轻轻地溜掉了。那位在夏威夷做寓公的马可斯，却在平安夜感到“十分伤心”，所以他通过马尼拉一家私营电台发表新年讲话，词曰：“我和太太——十分伤心，因为不能和你们共渡新年。”这不正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的表露吗？虽然我们这里有一个平安夜，迎来一个崭新的年，但是，人们的心里并不安宁。你看，经济萧条日益恶化，许多人的饭碗或碎或摇晃，怎能会有平安感呢？还有，那些吸尽民脂民膏而被人们斥之为“合作蛇”的人渣，虽然已是阶下囚，但一见摄影机，却笑容可掬；或者其华宅被存款人占据，披露其劣行之后，仍然自称是华裔领袖者……这一切都令人作呕，怎使人心灵有平安感呢？过去旷达者顺口而出的“日求三餐，夜求一宿”，我想恐怕是升斗小民今后追求的人生的最高目标吧？

怎么办？人为环境的乌烟瘴气，终究要靠人的双手来改造。

(1987年1月4日)

兔年话兔

年近丁卯，虎去兔来，这位长耳朵的家伙将要登台“秉政”了。兔年话兔，这固然是一种习俗的使然，但却也是一种新希望的寄托。

兔年话兔，我想起了兔子的风格，也想起了华族的风格，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的确，在芸芸众生的大自然界里，兔子是弱小的动物，貌不惊人，歇后语里迄今还留存以它的弱点作为某种事态的比喻的话语，诸如“兔子见了鹰——毛了”、“兔子叫门——送肉来了”等等。你想，天上有鹰隼，地上有凶猛的禽兽，怎么办？靠的是一双顺风耳，一个精明的头脑，一身可与自然界诸物相雷同的皮毛，一双可以逃脱强敌捕杀的腿。

兔子的弱点和缺点，还表现在自负方面，所以在寓言里，它笑裂了嘴巴，这是咎由自取，难怪其然，但是在与乌龟赛跑的时候，它却过於自信，中途打盹，以致胜券旁落，迄今令人唏嘘不已。它善於奔跑，好是很好的，但却有一些跳进广寒宫里去享乐去也，忘却了它的族群的命运；狡兔三窟